

砚边杂记

# 书非借不能读？

◎ 王岁芳

书架上摆了三排书，放得整整齐齐，但我清楚，这些书心里都带着怨气，刚买回来时，我拍着胸脯说一定会好好读，结果有些书连外面的塑封都没拆开，就这么在架子上放了三年，完全成了摆设。那本《瓦尔登湖》，书脊上的塑封还泛着蓝光，整本书都崭新的，就像是还没掀过盖头的新娘子。

袁枚说“书非借不能读也”，这话我年轻时当真理背，现在觉得，只对了一半。

借来的书，确实读得快。去年我在图书馆借了一本《围城》，期限只有一个月，我居然在睡觉前，上班的公交车上，就把整本书给读完了，还书时，一本笔记本上摘抄的全是名言名句，书的边上也用铅笔偶尔写上一两句，管理员翻了两页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就好像在说，这本书遭了多大的罪，可我心里反倒挺得意的，觉得这书没有白借。

可自家买的书呢？去年双十一，我一口气下单了十几本，拆快递时兴奋，像过年。拆完了，一本一本码上书架，心气儿就泄了。反正跑不了，今天不读明天读，明天不读后天读，这一“再说”，就是一年。

爱人问我，你这是买书，还是买心安？我讪讪地笑。读书人嘛，家里没几本书像什么话，他指着那排塑封都没拆的书说：“那你倒是读啊！”我说，读，读，这就读，转过身，又拿起了手机。

手机这东西，害人不少，短视频一条接一条，手指一划就是半小时。划累了，抬头看见书架，心里愧疚，抽一本下来，翻两页，眼睛又瞟向屏幕。书上的字像蚂蚁，爬来爬去，爬不进脑子里。我有时候想，古人没有手机，读书是不是就专心些？可转念一想，古人也有古人的消遣，斗蛐蛐、听戏、走亲访友，分心的事儿一样不少。

说来说去，借和买的区别，根本不在书本身，而是在人身上。借来的书本来就是别人的，读完还要还回去，读的时候会格外珍惜，就像是吃别人家做的饭，连一粒米都舍不得剩下。自家买的书本来就是自己的，读不读全看你自己，反而就像放着不吃容易剩下半碗饭一样。人往往就是这个样子，轻易拿到手的东西，不会放在心上，有时间限制的，才着急。

去年夏天，在朋友家里看到一本八十年代印的《汪曾祺散文选》，纸页发黄，就像秋天落下来的叶子，翻动时能听见沙沙的声响，朋友说，你拿回去看，千万别弄脏了。我把书捧回家里，三天就看完了，倒不是说我有多喜欢汪曾祺，全是因为心里一直挂着朋友说的那句“别弄脏”。看书的时候我连折页都不敢做，特意找了张纸条夹在书里当书签用，还书时，朋友点点头，就只说了两个字“讲究”，我在心里得意了好半天。

可我自己那本《汪曾祺全集》，买回家两年了，

翻了不到三本，有一本书页翘了边，不是读翘的，是受潮翘的。夏天返潮，书页上长了霉点，像老年斑。我看见了，心里一紧，抽出来晒了晒，晒完了又放回去，还是没读。

前阵子，我把书架上的书按“未读”“在读”“已读”分了类。未读的那一排，足有四十多本，像一支沉默的军团，盯着我看，我挑了一本最薄的，放在床头，规定自己每天读二十页。二十页不多，可坚持了一周，居然读完了，读完的那一刻，心里像搬开了一块石头，轻快了许多。

我想，袁枚说得对，也不对。书非借不能读，是因为借来的书有紧迫感，可紧迫感不一定非得靠“借”来获得。你可以自己给自己定一个期限，像还书一样还给自己。关键是，把那层浮躁剥掉，坐下来，翻开第一页，然后第二页，然后第三页。

前两天，我又去图书馆借了一本书，回到家，把新借的书放在床头，旁边是那本刚读完的薄书。一本是借的，一本是买的，都读完了，都安安静静地待着。我看着它们，忽然觉得，借也好，买也好，读完了才是真的好。

窗外天阴着，像要下雨，我泡了一杯茶，翻开那本买了三年还没读的《瓦尔登湖》。第一页上写着：“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。”我盯着这句话看了半晌，然后合上书，又打开。这一次，没有手机，只有我和书，和一杯慢慢凉下去的茶。

变、永葆和美。

贯穿这部小说的主线是成长。你看，原先孤僻的胡小桃在友情润泽中慢慢开朗，敏感的尔扎在众人的包容下走出阴霾，固执的老人渐渐理解了孩子的梦想……一场晒场风波、一次无心的过错、一回携手演出，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历练。孩子们从胆怯羞涩到勇敢登台，大人们从心存隔阂到彼此体谅，人与人之间的误会慢慢消融，理解与温情愈发浓厚绵长。原来，成长从不是孤军奋战，有人陪伴，有人引领，有人宽慰，平凡的日子便充满了光亮。

恋恋掩卷，漫山桃花、满树蜜桃与孩童笑脸等仍在眼前闪现。“待到明年桃花开”，这不仅是书中人的约定，也是对美丽乡村最深情的期许。作者以真实的故乡为背景，以诗意的笔触写乡土、写童真、写奉献，让读者既感受到人间烟火气，又读懂了一群平凡人的坚守与热爱。春风有信，花开有期，愿每一片乡土、每个人的心间，都有朵朵桃花在灼灼盛开。

◎ 殷建中

## 何处是归程——致歉我曾误读的香菱

### 红楼漫谈

曾经，写下“钝感”二字来评论香菱时，我以为自己已经读懂了她的悲剧。我说她不懂经营美貌，情商太低、情感太钝，对人情世故迟钝得可悲，不值得可怜。说她只顾眼前快乐，从不为自己做长远打算。我甚至替冯渊抱不平——那个为她舍命的少年，爱的竟是这样一个人“没心没肺的傻丫头”。

我为我的浅薄向香菱致歉，因我读香菱时犯了一个残忍的错误：用一个现代人的尺度，去丈量一个被命运反复碾压的女子；用一个旁观者的清醒，去评判一个溺水者的挣扎不够体面；站在岸上，去责怪那个快要沉下去的人，怎么不学游泳；以我年过半百的经历，去指责一个被命运裹挟得不能动弹的女孩，为什么不为自己争取一条更好的出路！

不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如今重读，我羞愧得几乎不敢落笔：香菱有过被允许自主选择的时候吗？从三四岁被拐走的那一刻起，香菱的人生就不再属于她自己。她不是在“钝感”和“敏感”之间做选择，她是在“活下去”和“活不下去”之间做选择。而我，一个从未经历过那样绝望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说她不够努力？香菱真的是“钝”吗？她的“钝”，是

一层薄薄的“茜纱”。看她品诗时的敏锐：“日落江湖白，潮来天地青”，她说那“白”与“青”两个字念在嘴里像含着“千斤重的一个橄榄”。这是怎样一颗玲珑剔透的心，才能捕捉到的感受？

一个真正钝感的人，说不出这样聪慧的话。

她所谓的“不记得”，不是真不记得，是不敢记得。被拐的记忆太痛，被卖的屈辱太深，冯渊的死太惨——这些记忆像刀子，每回想一次，就在心上剜一刀。在这么惨烈的人生面前，她是选择了封存，选择了“忘记”。这不是麻木，这是一个人在绝境中唯一能做的自我保护。她的“钝”，是她为包裹自己而修的一层壳，壳外是必须面对的世界，壳里呢，是一颗千疮百孔的心。她用一层薄薄的“钝”，把心上千百处的创伤封贴起来，好让自己还能笑能玩，还能在薛蟠被打时装作心疼得哭肿眼睛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她可能一天都活不下去。

香菱她不知道薛蟠是什么人吗？不知道冯渊的死有多冤吗？她知道。但知道了又能怎样？在那个时代，一个被拐卖的女子，一个没有娘家依靠的侍妾，她的每一个选择都是被逼到墙角后的妥

协。她不是“移情别恋”，她是别无选择。

我曾说香菱学诗是“没心没肺”，是不务正业，是分不清轻重缓急。现在我明白了，诗歌不是她的逃避，不是她的消闲，是她为“风刀雪剑严相逼”的生活透一口气。在薛家，她是什么身份？薛蟠把她当作玩物，得手三天便看得如“马棚风”一般。薛姨妈起初夸她温柔安静，久了便嫌她“不会过日子只会糟蹋东西”。没有人真正把她当成一个人。在诗歌里，她可以暂时忘记自己是谁。

现在我懂了，提笔的那一刻，香菱是诗人，是和黛玉、宝钗一样吟风弄月的女子。那一行行诗句，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拥有的、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。“精华欲掩料应难”，香菱以诗守护内心的一点美好向往。也许，受尽苦难后的香菱认为，这样活一次就够。

我曾武断地认为她应该学持家、学管账、学讨好婆婆和未来的主母——我可有没有想到，即使她学了，结局会改变吗？夏金桂要她死，不是因为她不够能干，不是因为她不够殷勤，而是因为她“才貌双全”，是潜在的威胁。这不是她能通过“经营”来化解的。在那个时代，

一个侍妾的命运从来不由自己掌握。香菱不是输在“钝感”上，她是输在一个从不允许女人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。

我曾在文章里替冯渊不平，觉得他的爱被辜负了。可我忘了问香菱，她有能力为冯渊悲伤吗？冯渊死了，香菱肯定痛彻心扉。那是第一个把她当人看的人，第一个愿意为她改变、为她付出生命的人，她怎么可能不痛？她是没有资格痛！她现在是薛蟠的人，是打死冯渊的仇人的侍妾。她如果表现出对冯渊的怀念，薛蟠会怎么对她？薛家会怎么对她？一个连自己生命都无法保障的女子，有什么资格为逝去的爱情守节？！她不是不痛，是痛到不敢哭。她不是不爱，是爱过之后还得活着。午夜梦回，她定会想起那个眉目清朗的少年，承诺三日后迎娶她。但醒来后，她还面对眼前的生活。

香菱不是没心没肺，她是在最深的绝望里，选择了体面的活一次。她的悲剧，不在于“不懂经营”，而在于她所处的世界容不下这份纯真。自古红颜多薄命，一个没有任何靠山的人，能往哪里“争取”？她不是不想争，是根本无处着力。

香菱的一生，是没有选择权的一生。她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，不能选择不被拐卖，不能选择嫁给谁，不能选择不被赶走，不能选择不被虐待，不能选择不被赶走。我这个活在现世安稳中的人，有什么资格嘲笑她的“钝感”！

曹雪芹将香菱列为“副册”第一，正是对她命运的深切悲悯。不要嘲笑任何在困境中挣扎的人，我们永远不知道别人经历了什么。你以为的“没出息”，可能是那个人拼尽全力才做到的“活着”。

香菱的判词里说，她最后回到了家乡。可是家乡在哪里？那个三四岁就被带离的地方，她早已没有记忆。风雨阻隔，归路茫茫，对于这样一个被命运逼到极限的女子，何处是她的家园？她是一片树叶，风往哪里吹，她往哪里落。

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？其实我们每个人，也在某个时候是香菱，也在命运的洪流中挣扎过，也曾被迫放弃过什么，也一直努力相信“明天会更好”。

再读香菱，我学会了慈悲——对书中人，也对身边人，更对一路坎坷走来的自己。

博览群书

### 雨幕下的寻根之旅



《雨的历史》(爱尔兰) 尼尔·威廉斯 著 刘西竹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内容简介：这是一部完全浸透着爱尔兰水汽与泥炭香的家族叙事，卧床的少女露丝隔着阁楼窗望向连绵雨幕，以近乎耳语的语调串起三代斯温家人散落的往事：曾在香农河浪涛里追猎鲑鱼的祖父，把一生抱负耗在诗稿与清贫里的父亲，所有被时光掩埋的记忆，都在雨声里顺着书页缓缓漫溢出来。

尼尔·威廉斯以极具韵律感的诗意笔触，把爱尔兰旷野的雾、河流的激流、长年不绝的雨丝都揉进字里行间，你几乎能跟着叙述摸到湿冷的窗玻璃，听见壁炉里泥炭燃尽后的温厚余味。故事没有急促的冲突，只以独有的飘忽节奏缓缓铺展，把神话、乡野逸闻、隐秘的幽默与淡而沉的心碎揉进每一页，在静水流深的叙述里，完成一场女孩对父辈来路的寻访，也最终寻到属于自己的生命重量。媒体盛赞其韵律感动人，是独属于爱尔兰的温柔家族史诗，翻开书页便如同踏入那个终年飘着雨的湿润国度。

### 行走十年，打捞归途



《四海为家的人》刘子超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内容简介：这是刘子超沉淀十年的旅行写作淬炼之作。

作者的步履横跨四大洲，走入那些被主流视野忽略的世界角落，记录下无数被遗忘却从未沉默的鲜活人生，以再度出发的赤诚笔触，书写世界边缘地带的真实样貌，更刻画出困境之中始终闪光的人的尊严。

我们每个人都在人生的长路上跋涉，翻读这本书，你会和作者一同在路上找寻，最终触碰到那个能让心灵安稳落脚、可以称之为家的归处。

### 一场颠覆父权制的社会实验



《伊加利亚的女儿们》(挪威) 格德·布兰滕伯格 著 靳婷婷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

内容简介：一部曾深刻影响国际女权运动发展的小说，女性主义文学和女性科幻的经典之作，通过创造一个荒诞奇妙的母权制镜像世界，辛辣讽刺父权制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种种弊端。

欢迎来到伊加利亚，一个社会准则截然不同的地方，在这里，由女人行使权力，控制政府和经济，而男人则照顾娃娃和操持家务。人人都知道，男人生来不如女人，这是自然规律。但是，伊加利亚的局势也在发生变化。以女主角佩特洛尼为代表的男人们正在建立起挑战社会结构的组织，自封“男权主义者”，开始提出各种荒谬的问题，并要求追求自我的权利！

男权运动在伊加利亚掀起了轩然大波。这些“男性解放”的无稽之谈什么时候才会消停？这些荒谬的想法究竟会把人们带向何方？欢迎一起加入思考。